

河濱遺書鈔



河濱遺書鈔卷二

朝坂李

楷叔則著

南州李明睿太虛參訂

霧堂詹言

監代篇

詩曰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仲尼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夫五德三統前王者後王之監也三統定於夏時五德迭爲盛衰由其大者以考其損益惟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乃可以言此非小儒之所敢與也予讀元人進宋史表而哀之其言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夫元之監于宋也爲宋史則知宋人之得失代宋命則知元事

之興革元之監宋能如周之監殷乎元儒自廉公外許魯齋吳草廬猶有宋儒之習章奏政事燦焉可觀此非宋之餘烈乎元人重節義祀文天祥故余闕之死紀之史策明興之初新安隱士尙不願仕此非其報乎夫所謂監者監其得失而立一代永久之規者也宋之亡蓋失在不自立而倚與國倚人以爲計終不可以圖存又有外患日相尋於無已元則不然幅員最大邊防不立亦無強國以相凌此亦監宋之一事也卒之亡元者卽中原之人夫中原固元氏蕭牆之內也天命去留人心向背嗚呼其亦可知矣且元之所爲史者故不止一宋也有遼史焉又有金史焉

其監於遼金者豈其盡舍置之蓋漢承周秦之後故雜王
霸以爲治元承遼金有宋之後故兼南北以爲政吾不敢
謂元以用宋而百年以雜用遼金而僅止百年然在元代
之人才元氏之天祚其所謂延促之故又可知矣夫以仁
得之以仁守之者久道也以暴得之以仁守之者亦不易
敗之勢也以暴得之以暴守之者速亡之道也所謂仁者
有仁心有仁聞有仁政讀孟子三代之得天下及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斯以知人之不遠能視人如鷇鯨之牛而興
王淳然矣今夫宋固尙仁之代也廷無珮刀之武臣市稀
刑殺之大獄然而洛朔蜀三黨分矣周禮試於青苗紹述

盛於再起而邪正相激卒以多故矣人修君子之名講明
三代之典而乃無救於滅亡以致誚之者幾以君子爲亡
國之由夫以臣子之爭黨而禍及宗社其始則優禮儒臣
含容諫臣不知其流弊之至於此也夫前乎宋者有以朋
黨亡國者矣後乎宋者亦有以臺省亡國者矣朋黨角立
同地仇讐元代之人異而又異卽主者以沙漠之真人而
語言文字官制政令半用蒙古半用中原其所以同寅協
恭兩無猜忌也得乎夫天命爲君非以私其一人而福之
也其一人者爲臣民之主而爭寵者取一時之憐忘億萬
年之計則女子嫉妬之常情也邪正之間蓋可忽乎哉是

故監往代者君宜好仁臣貴不黨

而又用物篇

物有利用其生者資其生之益於人也有利用其死者資其死之益於人也誤用之則無益匪微無益且有害於人焉何以明之牛馬者人之所以耕戰也耕者農之德戰者兵之武故騏驥有時而耕牛或以引輜重皆用其力以爲効死則駿骨雖市以千金黃牛之革亦可以爲用而非所謂馬牛之才也豹虎兕犀豺狼熊羆之爲獸也死則齒角皮革乃以中於用當其未死卽未可狎而近之雖帝王之苑囿以充美觀而不可以任耕戰也審矣何哉田單不用

牛之生而反用其死力王莽之爲昆陽戰也乃以虎豹用
乎兵欲藉其生以威敵是殆異於古之馭物者矣夫牛順
物也生用之不敢惜生死用之不敢惜死者也以牛爲愚
故欺而用之將以用其角而先以燃其尾此亦韓信所謂
驅市人而戰之者也然牛不知其爲所用也吾哀之吾悲
之至於虎豹之屬猛而食人不知人之誰爲我兵誰爲彼
兵也能部伍乎能以金退以鼓進乎能知中堅後勁之義
乎能知坐作步伐之事乎欲借其勢以爲張大吾軍之助
而反無以制勝於接刃此可謂之多算乎少算乎有算乎
無算乎此所謂不善用物者矣今天下之食牛者凌弱也

偶以處虎豹之皮而遂任虎豹以爲用者恃強以狎猛也
予觀於古人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及驅虎豹放龍蛇之事
而後知今之不及古者蓋以作意而失之欲鏟古人之舊
而實以自貽伊戚也夫天下之物情豈難知哉柔而爲牛
馬暴而爲虎豹無以心相之而以形相之其亦可以識矣
夫民也柔兵也暴非天之生才爾殊也耒之耜之則化而
孱且脆矣介之冑之則縱之使兇而橫矣以民予兵是飼
之也安在乎又以兵治民哉是何異於使狼牧羊以水腐
草以火焦薪而猶有望乎其不遽盡也夫用民者用其生
用師者用其死理之不易者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蓋言生也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尙書曰不用命戮於社蓋言死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蓋言死其民而不知其所以生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言以兵毒民而不能其死者也

學史篇

史者將以斷天下之疑者也故稱之曰信史史而疑復何觀焉今夫野史之不如正史也家史之不如國史也慮其不出於公也國之正史幾於公矣而君子猶有慮焉則其言其事有不足信者也信以傳信尙或淆訛疑以傳疑究

將焉極是故信其所疑疑其所信則必至於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蓋以天下萬世之公典顛倒錯亂使夫爲善者無所勸爲不善者無所威其於君也爲舉枉錯直其於天也爲福淫禍善不足信而信之固學史者之愚也而實作史者之罪也嗚呼知作史者之罪則知作史者之法矣夫古者之世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動莫大於一人史官莫詳於左右此其在虞書可謂兼之當是時史已有專官而其名不傳吾知其爲聖人之徒也夏書商書周書所記載者蓋亦如此卽以秦誓觀之非尋常揆文之士之所能及此史之一體也春秋之作因魯史之舊文而紀列國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大哉尼父之書乎此史之又一體也當其時有董狐南史之類求其簡策不可復覲又有左傳以耀豔深華之筆溢而爲國語外傳蓋猶以尙書紀言之法兼之於麟經編年之中此史之一體也龍門司馬遷變而爲本紀世家列傳八表十書後之學爲史者莫能外焉此史之又一體也嗟乎尙書者古史之傳信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春秋者孔子之所自信者也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左氏魯史之素臣也或以爲誣子長良史之才也扶風譏之嗟乎史不易言吾不敢以勦說爲得其解也有宋王安石欲廢春

秋以爲斷爛朝報此其言雖得罪於聖人然以朝報爲史與夫以史爲朝報則深有刺於天下之爲史而漫然操觚者也夫班氏父子續以大家猶世史也蔚宗之爲後漢陳壽之爲三國猶能言之亞也下乎此者吾有其書吾未能窮其旨而通鑑綱目則宋遼金元不能預爲之攝吾又安從而定之嗟夫學史者之難疑信是非其不可以齊也如此況作史者乎雖然作史則今日之事也學史則影響之事也以所見溯之於所聞再溯之所傳聞吾卽不敢言史官無左馬班范吾知時異於唐虞三代而人不及尼山夫子則尙書春秋其所不可爲也蓋史之所據以爲書者或

以實錄或以章奏補其缺略吾恐其以朝報爲之爲臨川之所譏矣夫史之出於野者不立其朝不知其事史之徇其官者不覆其實不伸其直或以隱諱而不敢書或以愛憎而曲其筆是在目前之所見者尙未免於失真而所聞焉得以無謬所傳聞又焉得以無訛乎況夫無所據而煽之則誣詞也有所聲而吠之則流言也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非信史與吾烏乎知今日之史之爲信史與然則史廢矣乎曰以天道之生殺帝王之賞罰則爲世代之是非者聖人也其次莫如擇史官又次莫如參野史擇史官莫如以舊時之人參野史莫如以正人之書

至誠篇

明者用乎智者也其變則詐矣誠者忠信者也其病則愚矣詐則作僞僞相滋則天下亂愚則生奸奸相滋則天下亦亂欲其誠又欲其明二者不可得兼則天下之治何時乎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誠也明也一以貫之矣然竊嘗疑之我一而已天下之人億萬也以萬蔽一則明不及照以一察萬必嬰其欺日以聰明爲事鈞距察淵猶有所不及而我自居于淳悶人皆攻以機詐卽治一家亦勢有所不能而四海之大不可愚之以未孩世道日下不可視之以邃古吾慮夫誠之蔽不如智之

功也不億不逆何以能覺覺之以先復類億逆夫其去德宗之猜忌而不失虞舜之大知此聖神以上之事而非中庸以下之材矣是故論三代之上者觀其誠論衰季之後者尙其智而仲尼於春秋之世教人則惓惓於忠信獨何與山吾知其爲堅也火吾知其爲光也北吾知其樸而南吾知其巧也民吾知其耑侗而兵吾知其尙詐也夏商吾知其忠質而春秋吾知其爲譎也友邦吾知其會盟狡黠者吾知其善背也嗚呼智愚誠僞之間微矣哉天下之多故社稷之震驚有生於悖愚者亦有生於予智者有生於叢脞者亦有生於綜覈者是故疑其卿相則卿相疑疑其

庶士則庶士危人君不推心天下無以有其功大臣樂摘
伏小吏無以安其職彈人者射蜮工之影而迎合在權門
考績者好葉公之龍而賄賂入津要不以誠而以智究不
至於搖動天下之民而不止卽以予之所知者言之天下
病於淆於是視其君以大智天下病於刻則又視其君以
至誠當是時是非構鬪用舍紛龐寄其柄於左右而樊然
矯之以衡石程書而樊然勵精圖治日不暇給投匭爲告
密之門輦轂有逋逃之數置相如奕局之子養寇生伏莽
之衅緯婦有宗國之歎杞人爲憂天之慮而百爾鄙夫相
與處堂不惴惴免誅則陽陽爭黨能言鸚鵡口舌徒勤張

吻狴犴膏血難滿日中見沫罔兩乃同於鬱儀四郊多壘
兵燹競焚乎玉石此亦懲愆求智積智成猜因猜孕旣嬰
禍違天之大悲也予嘗有鑒於御下矣臧獲甲乙亦庶人
之家之臣妾也其同者黨其異者伐衆所雷同未必是羣
所增忌未必非而主人又伺察以自矜下者愈以疑蔽上
愈以甚以嚴則小絃絕以寬則鬼魅生吾少時蓋苦於不
智也今一再細思之智巧詐力之不可恃也吾之家吾何
欺家人亦吾之人也欺之亦將欺於我蓋以誠實感之而
兩皆省其猜矣於是事日以簡心日以閒學日以靜智日
以增嗟乎君不疑天下之人而天下亦不疑於君所謂大

智者未有不生於至誠者也或曰行實行言實言存實心
爲實事天下之所宜同勉者也子何獨求於上邪曰下之
欺上可治上之欺下不能治也下之誠上可化上之誠下
不能求也嗚呼天子不可以不誠古之聖人已如此矣聖
人且然況後世之君子而況施及殊方化其異己者乎

學政篇

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以吾之教子知之吾之於
子也故日夜望其爲學也干戈倥偬則無其時流離播遷
則無其地衣食艱窘則無其資然於倥偬播遷艱窘之餘
爲子延師師三四易而子之業未成其所以未成者何也

其既學於師者富貴功名而與吾共之者貧賤困苦吾之
子所已疑之矣所講者聖賢帝王而所見者今世今人之
事吾子則益甚其疑焉且使精其師說而有遇去聖賢帝
王之道必遠況可以苟得富貴不可以倖立功名而吾又
與師說有異也曰古人立學非富貴之謂也非功名之謂
也亦非吾驕語貧賤安乎困苦而誑吾子以道之不在於
富貴功名也學聖賢帝王之道者將以安天下之民求唐
虞三代之盛而非如今世今人之所學也於是子益疑而
不知其解學也者所以明之也亦所以一之也吾不能使
吾子不疑而學又安望得一乎嗟乎朝廷之所望於天下

者功也而其所以鼓舞之者名也天下之人所聞於師友所盟於心期者貴也而其堅不可化者富也朝廷以富貴尊顯羅天下之才以貧賤窘辱礪天下之節甚至以死生制其身以罪福制其家多其賞罰黜陟之典以求其從我之甲令供我之驅使蓋士之學聖賢帝王之道者皆屈伸於富貴貧賤之中而不能自主雖使孔孟復生亦不能違時而致用則何也學之名實乖而上之取舍異也學臣教人以空言而上教人以實事空言雖以聖賢而實事則止於功名商周以後莫不然矣夫學者從乎教者也下者師乎上者也欲端學校其在天子乎天子者天下之父也欲

功名之則天下趨於功名矣欲聖賢之則天下趨於聖賢
矣夫天下之從師故不如其從父也師之教以口而父之
教以身師有教不能代父爲衣食父有教且以兼師爲提
命聞道於師或不能入稟氣於父天則授之矣雖然爲父
者尤不可以不學觀於箕裘弓冶知農之子爲士不能如
士之子之爲士也天子向學則庶士敬業身先之而氣感
之矣是故豪傑之不待文王不能如文王之時之作人也
或曰學在治平之後者也天下多事則馬上其急務也烏
乎學曰否不然治而好學則足以長治亂而好學則足以
定亂且夫困心衡慮之時於以講求治道敦勉聖學其所

俾蓋尤有深於治平之後者是故事業難其會者進德易
爲功富貴不可求者聖賢可以至天下之未治不可不倍
急於學者此又可以吾之流離困苦而知之

寧儉篇

奢儉者貧富之機與奢則貧儉則富如斯而已乎曰奢則
亂儉則治請問身曰奢則死儉則生請問心曰奢則愚儉
則智嗚呼天下之理存之則日以積費之則日以亡儉也
者存之於不費費之而恆思有以存之之謂也是以天儉
於西北而星歸之地儉於東南而水鍾之人儉其心而理
宗之儉之義其深矣乎人有言曰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

之以禮禮之與儉故有間然在聖人之論禮則取乎儉吾嘗繹其言而復有感於老墨也老之言曰慈曰儉不敢爲天下先墨之言師禹而崇儉以教學者後世有述焉迺其弊也一流於刑名一病於兼愛故譏柱下者與韓非同傳刺墨翟者以二本成獄夫豈老墨之儉非孔氏之所謂儉與夫儉之爲美也而或不免於過也儉固有中正之道焉非過乎儉者也且以儉於心爲廉靜寡欲於身爲寶嗇精神於家爲敦本尙實於國爲搏節愛養儉之意不可須臾離者也此儉之所以爲美也又以見天下之通義古今之眞理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其爲茅茨土階停露臺而焚

雉裘也與夫子耘婦饁珍粒米而惜一錢也其間卿士大夫節儉正直相爲師表遂成風俗儉之盛也世未有以爲吝嗇者也然儉有中正之儉君子之所以立極也有不中正之儉小人之所以賈禍也說在乎葛屨之履霜女手之縫裳也又在乎豚肩不掩豆而以麩爲犧牲矣予嘗觀夫秘惜錙銖之人其子則揮擲泥砂往往至於蕩產破業而不自持或乃以爲不善享福不能施濟故有此不肖之報其在縣官矯爲裁汰者他日加派將不可遏辟之遏水而隄者水發則潰儉極而奢禍敗隨之不但已矣儉不中正流爲老墨吾請得而究言之儉於嗜欲是謂無情無情

之後萌生刻忍此儉之所以爲老也儉於在我將復市惠
市惠之心至無差別此儉之所以爲墨也是故以爲儉人
且鄙之小人者且以此生慳貪而聚貨財高明鬼瞰多藏
厚亡儉者固如是乎雖然過乎儉者非儉一人之謂也將
風天下以同儉而躬自率之儉者不奪人奪諸人而已自
儉之此小人之儉也非所以爲儉也是故同一儉也君子
行之則爲福小人之則爲禍其所以辨之者又有在乎
儉之先者焉吾惡夫大貪大惡而以儉詭飾其名者以儉
飾其名而以儉積衷使天下人驚而相告曰受奢之害者
顯而淺受儉之害者隱而深遂至以錢虜相目而鄙之以

不足爲也噫亦甚矣是故天下之人皆當師君子之儉戒
小人之鄙儉乃爲美而無過此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未之有易也

彝倫篇

大哉倫乎人極之所以立也聖與人同不則異端矣夫人
之所以爲人者倫乎人之所以不能人者非以其攸斃不
攸斃乎天下不可不以人治而人治必先以人教教之莫
如以倫此唐虞司徒之官三代庠序之制所以合天下而
訓迪之者也然有獨致之者不可以不自盡有共爲之者
不可以不交勉有一人先天下以帥之者不可以不立極

於是乎彝倫之教有不齊而天下或以治或以亂嗚呼治以倫治亂以倫亂苟不歷天下之至亂不思天下之至治不經人倫之大變不知聖人之大恩治亂之際可以泣矣今夫五倫之所以獨致者君自盡其爲君臣自盡其爲臣父子自盡其父子夫婦自盡其夫婦兄弟自盡其兄弟朋友自盡其朋友不自盡其倫則倫廢矣五倫之所以共爲者君以禮臣臣以忠君合而爲有義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合而爲有親夫妻之誼不可以瀆合而爲有別兄弟友于朋友式好合而爲有序有信不交相勉則倫亦廢然其所以立之極者則在於一人一人者世所謂作之君作之師

者也一人立極而天下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者
乃得各安其所而不陷於禽獸吾昔讀孟子書矣人之所
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耳惟舜明於人倫又使契爲司徒以
輔翼匡直而振德之此憂其逸居而無教之近於禽獸也
未有寇賊奸宄奪人倫之正而陷人於禽獸之中者也乃
其世治安平康四海共主而君得享其君百官師濟而臣
安其臣父子各遂其堂構而克成作述之美夫婦各有其
室家而終有倡隨之福兄弟恩踰於手足而賡塤箎之吹
朋友誼淳于蘭水而無間死生之俱世之盛也而人不知
其爲盛也則以人止安其爲人而幸免於禽獸之吞噬而

已矣天下之福未有過於人之不爲禽獸也者而溯其功之所自出則以聖人人倫之至也所不虞者寇賊萌生涓涓江河狗鼠跳梁橫戈破邑當亂之初作一隅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也迨其決裂而天下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也不相保而死死未必有其烈名不相保而生生又有荼苦當斯時也豈惟天下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相保卽王侯將相之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不能保矣豈惟王侯將相哉一人之父子夫婦亦不可保而天下尙何忍言乎嗚呼五倫不洽賴於師者以治之不如賴於君以治之吾乃知至聖之莫不尊親使天下人有其倫其

尊而親之也固宜不則天下之不幸而死者鬼啼陰雨矣
其不幸而生者禽跡獸行矣卽有徼天之福父子無故兄
弟俱存夫婦保聚朋友完善然以天下之大勢言之五倫
之戚傷天下之心爲天下之慟哭愁歎者不知其幾矣是
故有聖人焉出而救之天下粗定則人倫粗具然則聖人
者保於已治治於旣亂人倫之宗也天下安可一日無聖
人哉

理數篇

理者數之理也數者理之數也非可歧而二之者也然有
數前之理數外之理而無有理前之數理外之數此河圖

洛書之總歸於太極圖也吾嘗以羲卦禹疇觀天下之理
察天下之數後世之言理言數者皆奉之爲鼻祖卽其中
五者不一而圖則自一至十疇則至九而止上下左右圖
方如矩而疇又有四隅焉其圓如規吾知其數之一定而
不一也皆伸縮變化於理中者也龍馬元龜故不一其
數而未始不一其理也卽堯舜授受亦曰天之歷數允執
其中是故有法天之學而無有言數之學誠以理可爲而
數不可爲理無始而數有始理無終而數有終昔者孔子
言數於大衍之章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
神又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發理數之秘立人天之準雖

羲禹諸聖人無以過之吾於今之言理數者則竊惑之有
謂天人交相勝者有謂君相不言命者有謂力不如命者
有謂知命非泥數者言人人殊其大旨則以常者歸之理
變者歸之數以道德忠孝節義歸之理以壽夭禍福得失
存亡歸之數蓋人之信理也弱開天下不自振立之門墮
人事而諉天運以爲數定而不移何用勞心以營之夫如
是則君子休心於旣悟者小人反藉口以荒棄其業而罷
其勤敏此可謂之審於數耶豈惟不知數并亦不知理是
何也君子篤於理故不言數理精而數如嚼蠟矣理得而
數亦響應矣我自爲其所當爲故不計及造物之如何也

惠迪吉從逆凶千古之言吉凶者其能出此理之範圍乎
是故理不可以不精精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精也理又
不可以不得得乎理者理之外可以不得也小人不然或
竊理而附之或背理而馳之或迷理而暴之或入理而賊
之爲桀爲跖爲莽爲操爲溫爲懿以顏閔曾史爲不可學
而縱其志之所欲以行險而徼倖人之憂不精理者若則
別有所精矣人之憂不得理者若則別有所得矣而天地
沴戾邪淫之氣乃從而翼之於是陽九百六之厄中於世
而殺伐危亡之禍兆於時其假數以煽人者固理之蠹也
其屈數以苟且者亦理之敵國外患也古之所謂理數之

學皆茫乎無主而天下又何所適從哉天下知理而忘數
有道之世也天下之真理者半而諉數者半治亂之會也
天下皆惑于數而不復言理則其時無可如何之時矣嗟
乎理者天下之共理也數者亦天下之共數也吾以理推
理而人心相喻有必及之勢焉以數推數而人心愈隔有
不入之障焉我有道德而道德應之我有忠孝而忠孝報
之我有節義而節義風之斯則聖人之所能也若夫我之
壽夭禍福非人之壽夭禍福也我之得失存亡非人之得
失存亡也數不能以相喻者以其在心之外非人道之正
也或曰然則鬼神不可祀與曰數非鬼神之所主也鬼神

者主於理者也

陰德篇

史記曰西伯陰行善說者疑之以爲惠迪吉天下之正大光明事也奚其陰且積躬累行將以要福於天倘亦有市心與不然者陰行乎善何爲也哉嗟乎聖人修德之事與庸人邀福之心萬相懸也聖人之所配者天地也無所爲而爲之者也庸人之所畏者鬼神也有所以懼禍求福而不得不謹其趨避者也皆不於其陽而於其陰是故陽爲於衆耳衆目之前者真僞之所相混也不如陰爲於不睹不聞之地者爲能合內外貫始終而無敝夫天地者人之

父母也父母主恩鬼神者人之法吏也法吏主義天地不能
能有化育而無生殺故寄其權於鬼神父母不能伸乳哺
而誦義方故藉其教於法吏吾是以知庸人之心陰畏罪
聖人之事陰行善萬相懸也其受福於天亦萬相懸也夫
聖人君子之於天下也亦何必暴其仁義詡其功能使天
下之人慕羶德而蟻聚也哉風乎春風者不自言其春風
也雨乎春雨者不自矜其春雨也則請以陰險陰私陰謀
陰賊者反觀之蜮之射影也影陰故也鬼之侮闇也闇亦
陰也行乎己之所欲行而乘乎人之所不知以爲快聖人
君子爲陰德也亦若是矣陰之爲殺機者機發則物無噍

類陰爲之生機者機應則世賴生全譬之於司命者奪人之算人不知其何以死益人之紀人亦不知其何以生夫然則陰暗幽密人所不知而我爲之操其死生是豈可以不擇術哉且夫飼雀放麋細竹渡蟻之細於物苟有所濟者於德必有所增倘其不然伐龜登龜斬木焚草原其初則欺物於不知比於弋之射宿而其毒比之於殺降坑卒吾因以知陽欲殺而陰生之其德百倍陽欲生而陰殺之其罪百倍蓋陽者淺而陰者深陽則棄而陰則暱凡爲心事感然憂之以爲天子寄生之君耳天下之所望乎治者莫過於諸侯而諸侯則猶然趙璧和璞明月徑寸之爲珍

也其爲遊說人國合從連衡因時行間之徒多資白璧黃金以爲用卽在漢初亦用此術以滅秦而成帝業聖賢之學則不然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君者曰土地人民政事其所謂土地非猶夫人之爭土地也其所謂人民非猶夫人之奪人民也其所謂政事非猶夫人之創新制而悖古道也諸侯三寶之言其救時也吾以爲三代建國之意與天子所以治邦畿者亦莫善於此乃所聞於周者以土地人民政事寄之諸侯而王制又有方伯連帥左右二監之法是以後之爲五伯者盟誓侵伐之事天子之下諸侯之上而以伯稱天下因之以多事故知三寶者爲戰國諸侯而

言之也土地崩解人民駭散政事支離苟有人焉不侵地亦不割地不輕用本國之人亦不妄禍鄰國之人不泥古人之政事亦不從今人之政事天下之諸侯庶乎其各相安也各相安者亦古者天子命令諸侯之本意也卽不可以常恃而我有土地人民政事鄰國則無之鄰將折而入於我此亦大國之所以常大強國之所以常強而天下可坐而致也雖不合於周初左右二監之制與平王以後五伯會盟之事而諸侯能自治其國則天下不得而亂之矣嗟呼封建之廢爲郡縣天下不以諸侯爲治亂其所謂循吏傳酷吏傳者亦安能以諸侯之法按之然則三寶之論

可施於世有爵土之人未可槩於傳舍其官之人矣雖然
封建苟有利於天下之人卽不變郡縣之官亦可以得諸
侯之益而郡縣有司誰視土地之爲采邑也誰視人民之
爲版籍也誰知政事之爲在我可以興利而除害也傳舍
視之則膜外置之其有志於古人者羣然不肖之人又以
爲務聲華而擠之夫如是土地雖不蕪人民欲不彫廢政
事欲不委頓不可必得之數也吾嘗考戰國暴秦之後漢
以付之於吳楚梁王而天下多事唐以付之於藩鎮節度
而天下又多事矣乃知三代之治未能外土地人民政事
以爲治也其功固諸侯之功其罪亦諸侯之罪也降及後

世則不然功雖有司之功罪非有司之罪蓋又不在天子
而在乎藩鎮焉嗟呼視民者有司也其賢與否則天子之
所賞罰也而其權一寄於藩鎮於是古人建列國視諸侯
之意不得之有司而大壞於藩鎮其所謂土地墾闢人民
大治政事修舉者行賄於藩鎮者也其所謂土地荒蕪人
民不治政事廢墜者持己而不媚藩鎮者也藩鎮者其今
之督撫監司乎有司者其今之守令小吏乎小吏不敢寶
珠玉天子未必求金車而督撫監司乃朘削屬吏而不知
忌彼視天子之土地人民政事將不啻以奇貨視之其爲
之屬吏者勢必求之土地人民政事之間矣嗟呼痛哉

賓客篇

昔者仲尼客於四方必聞邦君之政其弟子皆能輕重人之國然未嘗有後車數十乘傳食於諸侯至於孟子則齊梁之君幸而聞仁義之言莫不敬禮隆重以望其至當是時四方之士遊說於時恃才辨以自矜貴而人亦莫之敢褻也愚聞之褻慢賢士莫如秦甚秦未坑儒之前遊秦之博士故多於六國之人逐客之諫出於李斯斯何嘗不爲秦慮哉間嘗思之一統之世人才淹抑割裂之朝英碩奮揚蓋其所謂一統者合天下而臣妾之不以賓客之禮禮天下而其所分封之國不能自用乎一士士欲自試何塗

之從若夫天造草昧土宇雲擾鳥各擇木人思自效固亦有在漢漢重在楚楚重者爲有志者之所求而客於是乎乃以相重於天下是故客之盛天下之衰也孔孟有君相之才而有時乎客遊於四方使孔孟而生周之初當亦爲周旦召奭以奮功業何暇爲木鐸爲矜式僕僕道路乎惟其時之不可以爲也而仁覆天下義正萬物之心不可以自己如有用我其爲東周王如用予天下舉安客之所以有志於六字者又不可以不待於列國之侯王迨其所入齟齬道大難容然後退而爲六經與弟子經營萬世之略雖一時未遂其施而天地人物治亂損益之故卒賴其人

以有成是故客不得志於天下萬世之福也夫天下之治亂係於客上者用客其次棄客其下仇客矣有天下國家者不思所以用之而棄之仇之獨何與夫治天下者主也輔相之者客也昔在洪範之書曰賓曰師周人之詩有客白馬雅有嘉賓之什伯有無忘之盟主之於客故不可以褻哉雖然客亦不同三國之時將之才盈天下槩之以孔孟則不同道而求之以裨闔縱橫戰國策士之習才智聰明當亦庶幾過之其所謂戰勝攻取泐泐桓桓者虎勇機變俱有可觀一時能文博學之彥旗鼓相當蔚然國瑞後世之聞其風者或且稱引而樂道之當其時客負天下之

才可以蜀可以吳魏蜀吳曹魏之主倚客以爲功者不在
遊說反間征伐會盟之事而在取異國之才資本國之用
是以上士之生於其閒者雖以忌才見殺而不甘隱逸用自
失其功名之會愚竊悲之夫抱策干時者自衒之客也審
時觀變者深心之客也蓋以鄉曲井里之間不可以遭遇
天下之豪傑勢不得不輕去其鄉或躬耕於他方之土或
從事於戎索之間或以忠義致身或以勞瘁殞命雖有幸
有不幸而客之重於天下皆其能自爲重者也人之不自
能爲重者雖有時而爲客終無所以自立則思以客立於
天下者不爲孔孟之仁義則爲策士之權謀必如是乃可

以爲人自爲而不可窮不然者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古之
避地逃名碩人高士哉是亦客之一道也嗟呼薦辟者人
臣之盛節也入幕者衰世之變格也客之有才智學問者
不得於君則變而入於臣其在石隱者不可得而致之苟
有志於事事者或可藉以收其效而使之無歷相九州之
思此則有天下國家者之所當知也或曰今之遊客守令
厭之豈惟守令土人亦厭之矣然且奈何曰此非吾之所
謂客也守令之交於賓客也以敬爲主者也

用賢篇

嗟呼用人故不如用賢哉或曰賢者絕德人至足也按圖

索駿天下無馬矣鑿井救渴天下無漿矣語有之青鳳爲
裘不如衣皮玉禾爲餐不如哺糜夫仁義聖知寶同希世
道德文章季主弗談則不得已而遴於忠信廉潔之儔乎
忠信莫如呂梁廉潔莫如雷首彼其於仕也未數數然也
餌者龍之所不引也羅者麟之所不受也求金鱗者得黃
能惑文豹者獲鼯鼠是以貪魚逐隊異潛伏深淵之族鄙
夫奔競應不求聞達之科不燕昭而築臺不平津而開閣
不申生而蒲輪不孔明而顧廬君求之以夢則不傳說而
鄧通君隆之以師則不桓榮而張禹蓋車騎止服乎牛馬
射獵惟尙乎鷹犬苟備剗割無用兔腎魚腸得充下陳奚

擇南威鄭旦然則物色而享吊詭之報不如循格而用一
長之力用人之途寬而用賢之法隘隘則不廣治何尙焉
予應之曰唯唯否否以賢治不肖者爲政之經也小賢役
大賢者有道之世也用之而後擇與擇之而後用者倍相
遠矣用賢以用天下之人與用天下之人而不能用賢者
其相遠則千萬矣吾無以空同具茨之訪衢室總章之詢
求所謂亟亟此道者以擅之漢之有三傑也元之有掇里
班曲律也

註云猶言四傑也

賢之生於其國者卽於其國當以非

常之格隆禮之此有天下者之先務也用兵者以功功多
者將之而後士卒莫不奮用人者以賢賢最者相之而後

秀孝莫不升是以將求其功猶期其賢相得其賢自得其功相不賢而以望天下之功者譬之相馬無伯樂而責千里以策駑匠石非般爾而作阿閣以束蒿也彼夫材藝之效智能之官器使待時驅馳惟命者駿同騾耳多埒雲錦而馭必歸之於甘丙法必先之以御轡博選棗欖敦求隆棟而巧必需之於大匠制必先之以繩墨相之重也亦若此矣世之所謂相者不以天下之故求天下之大賢而任之曠比方隅而不旁求委心故舊而不考慎卽不然而多其人備其員輕其去就易其死生與待小臣之道無以異意固望其靖共也而於國體亦以傷矣孟子曰一國之善

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然則天下之至聖用天下之大賢君可知矣若其以一家之賢蔽一國之賢以一國之賢蔽天下之賢陽以羅之陰以棄之堂廉不睽精神扞隔雖有天下之才又安得而用之嗟今之人獨不聞成湯乎湯執中立賢無方無方者殷之所以爲殷也西漢多豐沛之佐東漢多南陽之臣有方者漢之所以爲漢也是故羲和吐照不在庭燎之攢雷霆發聲非因其鏜之鼓大賢輔世不在戚畹之班神聖持衡匪恃近習之口嗟乎用賢爲治用天下之賢耳彼夫一國之賢者安得爲天下之賢哉

四維篇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嗚呼爲此言者齊桓之仲父乎惜也其言之未用耳冒四維者未有如小白者敗四維者亦未有如小白者也以天下之才而當無可有爲之時天下分裂而姑試之於表海賜履之邦此其人非齊產也用齊以自立孔子且譽之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未嘗以四維之言核其國事而吾今於敬仲有怨詞焉則以其言禮義廉恥者非齊國一時之言而天下萬世之大寶箴也嗚呼禮義虧喪廉恥衰止其國可謂之國乎天下可謂之天下乎朝廷可謂之朝廷乎百官士庶可謂之

百官士庶乎夫禮義者人之所畏也廉恥亦人之所苦也
規矩準繩淡泊節儉先王之世之恆風而叔世之所不樂
爲也若夫恥則無恥之人亦有之雖無禮而知相鼠之可
恥也雖無義而知穿窬之可恥也雖不能廉而亦知貪黷
之可恥也有恥則知忌憚有忌憚則知悛改知悛改則知
從善知從善則知爲國知爲國則知所以爲天下矣世皆
有恥而誰爲使之無恥者上之人實使之然則恥存而天
下安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亦何樂於天下之無恥也哉
且夫不恥無禮而放恣者盈天下矣不恥無義而趨利者
甘禽心矣不恥無廉而苞苴公行簞簋不備矣不但此也

恥亡而天下危上之人將俟其危亡立至而後悔之悔之
亦何及哉今有人於此吐之不可下之不可補而益之飲
而食之益無所可醫者曰此殆須一汗耳不汗則風邪不
出風邪不出則病不瘳於是藥以濟之汪然汗下病未卽
愈亦小得瘥恥也者天下國家之汗也爲納婦則必使媒
妁求貞女貞女者足不踰閭見人面赭者也求雄狐之綏
綏者人盡夫也而女壯不可以妬者也今欲以人治吾國
而不求其以四維率下則何以異於眈於濮上哉是故恥
也者士大夫之赭面也宋人有言曰大不幸無恥莊子曰
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恥者其人之所以生乎面蒙

具則毀罍不慙咽絕息則戈矛不避生而顏甲有如
是故禽不自知其禽也獸不自知其獸也禽獸自知其禽
獸將顙有泚而無以自容矣無恥而生故不如有恥而死
也推之於家國天下無恥而富強故不如有恥而貧弱也
嗚呼維者舟之所以安也舟解其維將適於風波之險入
於不可知之鄉其無維者舟楫敝漏長年解體而不可恃
雖水無叵測而舟則失其具矣今之天下故昔日禮義廉
恥之天下也吾蓋於管仲之言有感而悲焉

文質篇

昔人爲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之說者其意蓋痛乎周末

文勝而以二代爲先進之思也棘子成忍人哉充其說而極之此其漸不至於秦不止如秦者殆亦剗文幾盡矣而再傳則爲漢漢之初若猶有取乎質也然已有不能不文之勢吾以知質生文文表質其所謂文質彬彬者蓋三代之聖王同之其謂之商周異尙者非通論也何者三代以下之文非三代之文三代以下之質非三代之質也有聖人之質乃以著聖人之文降而下質漸漓文亦漸滅非其故爲剗文也其質已大僞焉蒲柳不能生松柏之茂葉池沼不能興江海之大瀾培塿無山岳之雲鶴鵠無鸞鷟之章甚矣秦之不能三代也卽欲法周之文以爲治勢必有

所不能非欲刻其文也其質爲之也何以言之祖龍之不
如湯武也李斯趙高蒙恬之不如伊傅周召也誰不知之
其大可笑者子丑寅古之所建以配天地人也秦欲建亥
不配三才其質何質乎封建者古之所以立國共治也秦
廢而郡縣之同姓異姓俱不得五等之茅土親親報功其
質蓋已薄矣井法古法之所以合民於兵富強根本之重
計也秦之先世已庚而阡陌之所以統壹海內治民用兵
之質亦旣鹵莽而滅裂矣先王典籍非以飾美也士則行
所學而天下之所式也焚其書坑其儒存醫卜種樹而以
吏爲師此其質已如野坳黃茅無材木可以備宮室矣五

帝三王故三皇之繼治者也秦以皇帝自尊將夷然不屑
爲三代而卒好神仙海外之荒唐此其質欲以快意縱欲
而已失久大之規模矣周秦者天地升降古今之治亂之
大界限也亦質文之大界限也由是以觀乎上古三皇五
帝皆神聖之質也其民亦皆仁壽淳龐之質也故其文以
漸而開如草木之欣欣以爲榮秦滅六國固刻忍殘陋之
質也其爲之臣與民者亦染於富強殺伐而爲質者也故
其文驟然削除如草木之遇秋風而隕落也文質之間亦
可哀矣嗟呼阿房者大壯之宮室也雖火於羽而漢則有
未央之役刻鑄之杲鞭石滄海大人之遊觀也雖輶車於

沙丘而漢則有封禪之舉大築長城修備沙磧開闢之武功也雖讖應於望夷而漢則有犁庭之勳是秦之質亦後世之所不易及者卽論文章亦必曰先秦兩漢蓋秦漢文質之大較如此嗣是者三分以後治亂相因文質互勝愚嘗按其所爲文者皆生於治世其質者皆生於亂世尙質之說吾未見其可也其亂者皆秦之類也其治皆漢之類也凡爲秦者質非古初之質亦非三代之質卽幸而未至於秦其質者止如炎漢之質則亦止如炎漢之文而已矣或曰文者淺事也未務也清機也亦虛具也存文者斷當自質始予曰然是必爲聖人之質而後可以言聖人之文

聖人者彬彬之君子也天下之風尙未有不本於一人者也

六官篇

六官之配天地四時也諒哉夫吏以用人統於政治之原主無私而立至公者也故曰天戶則生齒版籍君之所以博厚也故曰地禮則天地之長也人之所以遂其生也非春而何兵也者雜軍民而治之如夏之兼火土也刑以言乎其秋秋者摯也摯斂肅殺矣工以言乎其冬冬者終也是司空者可以勞民之時也此非獨周禮爲然蓋自雲鳥紀官之世各有厥職矣後世因之有六部又有六科於以

挈天下之要綜天下之務繩貫絲連綱舉目張下至於院
司道府州縣與凡胥吏之屬皆以此分所事事嗚呼此足
以治天下而有餘矣夫天下之難理者軍與民也伎藝工
匠其賤不足慮士則明理義而尙文弱亦不難於約束者
也禮所以教之善刑所以制其命蓋吏禮工刑之官不必
多員其多員者皆戶兵之屬也若倉場以典天倉漕運以
督粟輓錢法以司鼓鑄則特設卿貳焉古者司徒兼教而
此耑理財且於田畷之詩農祥之使力田之科若有不合
戶之爲戶何如也而外此者若權稅若屯田若鹽法或以
道臣或以御史皆計部之所與聞也苟可以生財而息民

何不可爲而善則米鹽凌雜皆闕至計否則鼠雀侵漁殃
民者不可勝數也戎政於內以贊樞密督撫於外以典機
務或以宰相兼司馬此以文臣馭武臣皆可以部臣之銜
繫之蓋道有兵備府有清軍下至州邑之丞貳皆軍之官
也獨是五府金吾禁兵羽林及於總兵以下千百把總閫
司所司屯捕衛所兵之數日以煩而兵之毒亦日以盛其
能節制之者略見戢斂耳而其橫則不可齊壹也乃若衣
甲器械病民病工若太僕若苑馬其以備天閑者幾何乘
蓋紛紛然皆以助兵爲虐者也冢宰者近乎相其相助爲
弊吏者則都察院也宗伯者任乎師其佐乎宗祀者則太

常寺與於典屬國者則四夷館也廷尉者天下之平則大理寺以輔刑而不必其設廠衛也工莫大於河道則總河以鳩工而陵寢宮殿城池諸大工不時爲故不專官也嗚呼六官者治天下之大端也予竊怪夫以一人之身周歷而徧試之此工虞水火禮樂政刑古聖人之所不能兼者也而後世之士乃能以綜其全而駕其上則何如士責專長官求久任乎妄意以爲五經可以分治者取其專也使天下之士於六官亦分治其一而以此試以此用以此課效以此終其身以此世其官天下未有不治者也

吏學篇

或問曰吏可學乎曰知人則哲此官人之道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其不爲蔽陷離窮者乃不生心害政者也書曰敷奏以言禮曰或以言揚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此君之知人知言者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先資之言也四岳師錫此友朋之信其言者也嘉言罔攸伏所以廣求言也朕聖讒說殄行此惡夫巧言孔壬者也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靜言庸違此防夫一二其說者也無稽之言勿聽所以貴有據也庶頑撻記所以戒讒言也由此觀之知人以知言爲先也必矣春秋戰國之時百家競興人自爲書其言難知得孔孟以折衷之見

峴曰消民共賴之卽在漢唐以來能言之士皆自明其所學而上亦得取其長而棄其短審其同異辨其取舍未有難知者也韓愈之諫佛骨知佛言之爲異說也歐陽修之黜軋茁知軋茁之爲隱怪也蘇洵之辨奸知執拗者之必害治也由此觀之孟子詖淫邪遁之言信乎其聖人不易哉是故爲天官之學者知天下之人知天下之言而已矣知人奈何曰一鄉之賢才一鄉知之一國之賢才一國知之各舉其所知而天下無遺人矣夫賢者德行之選才者英髦之士古之鄉舉里選與夫薦拔保舉之法不可以冒昧行之者也知言奈何曰以經義者則九經之制藝以治

事者則五策之答問此可以寓胡瑗之學而後世失真儒
矣在官言官凡在位者各得以建白其所司以明其職掌
而又有言官爲臺省者自朝廷以至於中外皆得指斥之
無所顧忌此可以觀人之邪正而後世若聚訟矣夫知正
人之言者於未仕宜汲引之於旣仕者宜贊行之知邪人
之言者於未仕則擯而落之於旣仕者則譴而懲之學之
無素則邪正不分蓋貴乎辨衷古今明晰訥佞審察是非
而納之於大公至正也或曰子貢方人仲尼所訶士處一
室而曰我學知人知言何所據以爲知且知之亦無所施
不幾於徒亂人心乎曰否不然是在朝廷哉有守令以養

之有庠序以教之其爲之父母與師者未有不知人者也
朝廷下令曰士各治六官之一其爲學者卽責以知人之
事於凡鄉賢名宦孝子節婦之實取信於其人其不當者
有罰蓋於學校之中某賢某否某才某不才必有所不敢苟
者矣他日明經甲科於其吏學者卽於外吏行取之日任
以吏部司務漸至四司以陟於冢宰少宰薦賢有上賞蔽
賢有重罰不知人者卽黜其人如此則終身以之知人而
治立矣

戶學篇

戶曹曰地亦曰民此學之實切於天下者也朝廷財用不

可不資於大臣而又非言利者培克聚斂之術所可與鳴
呼重矣夫生財者大學之道也損益之義天道治道之總
鑑也清心寡慾其本之所以立而節儉裁抑度支經費皆
大儒之經濟也朝廷惟戶部各設司官以司其通省之國
用蓋六曹之中刑部亦然夫非以財賦民命二者並重乎
愚謂天下之財賦戶口卽天下之性命也是故朝廷宜以
六官如五經使士之專治戶學者儲他日司農之選能如
弊吏者之賞罰則荒田可以墾流移可以撫可以興屯可
以富國或曰戶不可學惡其近於里書胥吏也且田畝丁
役非有理義之可講而瑣瑣計數恐其心術之先鄙也曰

否不然六藝有數先王之道也九章之學傳聞出於周公
數學之關於人國也蓋重矣夫自一至於十百累於千萬
億兆經垓皆以衆細積爲會多惟能究其分者乃可以合
而總之且所謂長短之度輕重之權多寡之量以及於規
矩方圓之紀曲直高下之程非精於數者不足以經緯萬
物操制盈縮天下無不知律度量衡之聖人朝廷無不用
錢穀財貨之國典仲尼之會計當尙書之關石和鈞偉哉
至乎夫司馬入書乃紀平準君卿通典首言食貨禹貢周
禮王制立於先歷代帝王卿相沿於後學問之大於斯爲
盛蓋重莫重於此難亦莫難於此可謂之瑣瑣乎況於親

知老稚登耗之數差徭煩苦之故則以之見萬物一體之意則有益於心術者多矣而反以爲病乎朝廷誠著之令曰士治六官之一其有志於司徒之學者將以預司徒之官天下必有響應之者矣以此詔學以此取才以此官之而黜陟之以此令之而勸懲之天下可以治矣或問曰有民人焉何必讀書此於民人土地乎學之抑遵何書與余應之曰土分九則不能免於陵谷之變遷戶有盛衰不能及乎昔時之富庶此故無成書然亦不可以執成書者也夫國之所以足者計也計之所以立者數也數之所以不可不豫者理也理之所以不可不明者心也治天下者先

一國治一國者先一邑一邑之人民土地卽有邑人不能
得其詳者矣乃至於詭巧多端無所稽考然其大綱則可
知也窮其利病權其輕重其爲田之害者幾何事其爲人
之害者幾何事古人之已驗於經史者爲幾何今日之有
待於疏通者爲幾何由一邑而積之天下莫之能外焉或
曰租庸調唐制也宋則有免役之法今將何居曰難矣哉
無俾富者倖貧者累強者苟且弱者困厄其道莫尙於均
無俾入者盈出者縮無俾在我者貧以嗇求給者煩以急
其道莫尙於節嗟乎朝廷於此不可不慎也

禮學篇

非天子不議禮學禮者學當代之禮而已矣官有宗伯制有儀注又立科臣以糾之此在上者之事也至於有司亦有禮吏禮書以典之其於下也不可謂之不詳矣孔子之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禮之在於當代者開創一時守成又一時久之而會典成惟部臣知之而上不頒之於學宮下無所秉其程其雜見於律者皆失禮之爰書也而爲士又不學律夫如是則天下之人欲學當代之禮亦不易易其何以變風俗示率由哉古之學禮者紛若聚訟代沿而下不敢以空言輒廢之而不存孔子言之矣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禮與

說禮不同古禮不可以不說今禮不可以不用夫然則學
當代之禮者將思所以用之用之而不詳說之豈其可乎
誠使爲士者取當代之禮而講貫之肄習之上下相安以
幾于寡過則禮曹之四司其大凡也儀制祠祭主客精膳
顧名思義無不可以意會然而禮有本有文得其本意之
所在而蔽之以毋不敬之一言不如詳取其文而力行之
略舉其目若選舉人材提衡文教郊社祭祀朝會讌享冊
封贈諡賓接鄰國賞賚賜予尙御衣物宮闈祿秩無不考
掌故而修明其翔實若此者統之曰禮而文則極天下之
蹟而不可厭以其兼樂故有太常之官以其典文故於國

子翰苑相表裏以其秉教故天下之釋道皆藉而歸於其
下以其秩宗故司天掌卜陰陽五行堪輿星歷之家皆受
其約束下至於優伶賤族之編織悉委瑣皆立之以貴賤
尊卑之等名物器數之辨禮官之於天下大矣禮文之於
治過詳矣爲士者苟習禮經旣已知禮之大旨而又於當
代之禮能詳舉而不墜此則至要之道術而天下之軌準
也是故士之隸於有司者朝廷賓興得以進用春秋孔廟
與於執事它如諮政之人或取公論於學校民間之爲冠
婚喪祭者無不質乎士之前吾未見章甫縫掖而可以攘
臂於市者亦未見學當代之禮而干有司之法者惟禮可

以已亂其於久安長治之道所裨深矣則士之專以禮學者可以備它日唐虞之伯夷卽不然而爲東海之后蒼皆邦國之光也嗚呼禮也者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當代之禮猶先王之禮也可不念哉

兵學篇

今之學武者有生有舉矣是可謂之兵學乎曰似也予所謂兵學者將以儲大司馬與大將焉卽其才小學疎者猶以儲縉雲之曹屬與千夫長百夫長而供朝廷敵愾之用者也或人疑之曰士亦願爲文耳武非所右也惡乎學曰否古者兵與民一將與相一旣已一之則何右左之分哉

孔子言之矣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士之能文而不能武豈
聖人之意哉武之七經童而習之者鮮矣其偶爲涉獵者
未嘗深究其奧旨重以古法不可施於今而功名之捷徑
或出於世爵或出於選募或出於招安此其弊非無學兵
者無兵學耳有兵學則上以此教下以此習武經七書庶
乎其乃有實用矣今之所謂兵學則又有不在於此者按
天下之兵籍而調發之合天下之武弁而黜陟之則有職
方取天下之武士而任用之察天下之世職而稽考之則
有武選主鹵簿車旗以備法駕之出入且以典天下之驛
傳者則車駕兵仗旄鉞之等甲冑弓矢之具稽其新陳除

其堅利以爲不虞之戒者則有武庫故總之以大司馬副之以少司馬又立之以戎政署之以五府綜之以團營董之以兵垣它如授鉞專征或勤樞輔推轂築壇特簡儒臣於是乎大將之赫聲反仰面於書生之借箸蓋自兵曹之柄日以重天下之爲將者亦漸拂其功名攀鱗之銳天下將愈益多事而不可理吾嘗考兵與軍之分邊卒禁旅之不同至於戍守而屯征戰而調某地強而習於戎行某地弱而僅可守恃訓練之方節制之道主客之辨糧餉之資九邊之險要何以悉萑苻之游魂何以殲寇旣來侵何以必稟命於本兵而後戰有功者賞何以見阻於當事而不

錄凡此者居下之日未嘗不鑿鑿然洞其端委及其當局則又大謬不然夫豈無南仲吉甫其人者乎夫豈無漢之平勃唐之晟翹宋之韓范者乎夫豈無誠意之謀策於開國陽明之奏功於宸濠者乎夫豈無韓雍之立功於藤峽肅愍之安邦於土木者乎蓋權不可以預設事有貴於應變非其平日學問之功不至此矣夫人之所以謂言兵者或以爲凶事或以爲危事或以膽弱而畏之或以戎伍而恥之若其爛焉竹帛炳炳丹青勳伐無並休戚同國此孰非丈夫之事而猥以遜人乎哉武穆有言運用之妙在於一心趙括讀父書而不能用兵是莫若責兵學之士無以

其力以其謀無以其勇以其略無以其才以其德古之爲
儒將者可師也國家用兵之法亦可審也上以此課下以
此應教之十餘年而士不可用者吾未之前聞矣

刑學篇

刑非兵其殺人也等於兵或且甚焉夫刑者古先聖王之
所以生天下也而其後乃至於此吾謂亟宜以刑學正之
使士人習於下有司稔於上以漸喻朝廷好生之意然世
所以不屑學刑者或惡其爲舞文或恥其爲刀筆吏不害
之流以爲滅天理喪良心乃可以爲獄吏獄卒故司刑之
官不爲屠伯皆亦閒從事於苞苴能盡人之身命竭其貲

產而漁之彼爲善之褒以奉法千百年來人之不生於唐
虞者不得聞下車泣罪之仁政刑之失也豈非不學之故
與刑之義有雜見於經史者有詳具於律例者有古之所
重而今略者有今之所重而古人無之者不學刑且無以
守身其何以治人人之不治則死生禍福疑於鬼神之不
測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刑誅者天子之雷霆也司寇者
朝廷之律令也天無恆震之威家無不慈之父刑之主於
殺者非也以司寇配於秋者亦非也刑以弼教固教也平
反祥刑不欲民之干之也必以刑爲殺以司寇爲秋秋於
草木無所凋以殺止殺殺不可止有天下者其可以知

本矣且夫古今之不同在下者束於法而不敢議古則有
尚寬者矣有禁笞背者矣有除肉刑者矣有罪人不孥者
矣有入議者矣有眚災肆赦者矣夫豈其盡無可採而法
在必行雖同姓王侯功臣勳舊之家一犯於有司立置之
重典此或仁人之所疑輕也宗臣勳戚尚且不免下此者
其可知矣疎遠之臣卑微之民能無草菅之懼乎是故刑
政簡易者民悅服法令繁促者民憂疑有天下者之多立
刑官蓋慮民之誤死也非以密其羅而盡之也設刑部矣
又設廷尉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又以都察院參與其事稱
三法司是皆所以直臣民之冤也其設衛也已非古矣衛

之不足又設廠焉非刑之屬千萬其狀不可具述臣民焉
得而不盡乃復有廷審之事幾以雷霆爲天之常威而六
月飛霜矣豈惟周內鍛鍊者能驅以莫須有哉聞之人言
福堂之中所以望人之悔過也嘉石肺石不盡苛以投匭
鈞金東矢不盡坐以殊死也世無良有司獄禁滿溢幾不
可容於是訟獄繁興天下之兇徒反藉是以戕愚懦苟富
貴吁亦甚矣天有癘疫故傳染於閭里而人多死國有繁
刑故鼓動於天下而人不寧蓋民之蚩蚩其無知而阱之
也可傷也宗人不罄於庶子士臣不賜以槃水纍囚不絕
於道其可傷又有在於朝廷之間者矣刑學明則人知法

人知法則不犯無犯法者則天下平此孔子無訟之旨也
於士乎教之者何也曰士者官之始也官習於法吏不得
而作奸它日者以此事君君必重任之其大有造於天下
也必矣

工學篇缺俟蒐補

